

苏东剧变后波兰的人口状况及移民趋势

王晓菊

【内容提要】 苏东剧变对波兰的人口状况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整体上看，波兰人口由社会主义 40 年的攀升期步入了转轨以后的准“平台期”。同时，受地理、历史、经济、宗教、外交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波兰人口的外迁范围明显地集中于西欧、北美两大移民圈。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波劳务合作和移民往来具有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剧变以来波兰的人口数量徘徊波动并略有增长，在这一表象背后潜伏着人口危机。鼓励生育、吸引移民，从而刺激人口增长，这一发展目标应成为波兰政府的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国策。

【关键词】 苏东剧变 波兰 人口 移民 中东欧 欧盟

【作者简介】 王晓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波兰地处欧洲的“心脏地带”和“十字路口”，其军事战略地位十分显要。苏东剧变以后，波兰不断加快重返欧洲的步伐。目前，论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实力，波兰属中东欧 16 国之首强，列欧盟 28 国之前茅。作为中东欧最大国家和欧盟重要成员国，波兰在欧盟事务及中欧关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依据波兰中央统计局发布的官方资料，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成果，以近百年波兰地缘政治演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为背景，着重对苏东剧变后波兰的人口状况及移民趋势加以探析，以助于深入理解近 30 年内波兰的国内形势和对外关系，以及中东欧国家纷繁多样的人口过程。

—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瓜分波兰的俄罗斯、奥匈、德意志三帝国土崩瓦解。1918 年 11 月 11 日，沦亡百余年的波兰以独立国家身份重新出现在欧洲版

图上。1921年里加条约签订后，波兰第二共和国^①的疆域大体形成，其面积仅为波兰被瓜分前的52%^②。即便如此，波兰仍然是中东欧面积最大的国家，在38.86万平方公里领土上大约居住着2700万人口，其中农村人口几乎占75%。根据1931年人口普查资料，波兰总人口约为3192万^③，其中波兰族占69%，少数民族占31%，主要包括乌克兰人（14%）、犹太人（9%）、白俄罗斯人（5%）、德意志人（2%）及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捷克人等其他民族（1%）^④。至1939年，波兰总人口达3500万左右。这一时期，波兰人口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大批波兰人从海外回国。

然而，在恢复独立的短短21年以后，孱弱的波兰不幸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首个牺牲品，因德苏两邻的瓜分而再度亡国。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居住在苏联境内的波兰公民获准组建军队，与苏联红军联手抗击法西斯。1944年7月，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波兰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政权在边境小城海乌姆宣告成立^⑤。1945年3月，波兰终于获得解放。但是，根据同年2月苏美英三巨头签订的雅尔塔协议，波兰疆界西移大约200公里，波兰版图缩减为31.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二战前领土面积的4/5。由于“寇松线”以东的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并入苏联，加之大批犹太族居民被屠杀或逃往国外，波兰变成了波兰族约占98%的单一民族国家。1946年人口普查（战后波兰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波兰总人口为2393万^⑥，比战前人口几乎减少了1/3，退回到1918年的水平^⑦。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显而易见，即二战时期波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浩劫，有数百万人失去生命，其人口减损量居中东欧各国之首；大批波兰党政官员、文学艺术家、军官、士兵等移居国外，难以计数的波兰难民流落于世界各地；几百万波兰公民被德国驱赶至第三帝国境内充当劳工，或被苏联流放到欧俄北部、西伯利亚、中亚等边远地区从事繁重的劳动，等等。

① 波兰共和国因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三次瓜分（1772、1793、1795年）而灭亡，1918年重建后称为“波兰第二共和国”，1939年因德国与苏联的瓜分而夭折。

② 参：Бухарин Н. И. Российско-п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90-е годы XX века - начало XXI века. - М.: Наука, 2007. С. 21.

③ 参见〔英〕哈莉克·科汉斯基《不折之鹰：二战中的波兰和波兰人》，何娟、陈燕伟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④ Nowy atlas od pradziejów do współczesności historii Polski, Warszawa 2016. s. 122.

⑤ 根据1952年宪法，波兰国名由波兰共和国改为波兰人民共和国。

⑥ Główny Urząd Statystyczny. Rocznik Demograficzny 2016, Warszawa 2016. s. 76.

⑦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Volume II: 1795 to the Pres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s. 365.

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波兰于1950年开始搞社会主义工业化。至60年代，波兰人民的生活水平同西方发达国家尚有相当大的差距。70年代初，即爱德华·盖莱克当政初期，由于积极利用西方贷款和技术，波兰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显著增加。波兰政府划拨大量资金改善低工资、多子女家庭的生活条件，提高养老金和退休金的最低标准，大幅度增加中小学教师工资、大学生助学金，特别是废除了农民义务交售农产品的制度，还为农民提供养老保险和免费医疗。在此期间，波兰肉蛋奶消费量创历史新高，住房条件明显改观，许多家庭拥有了私人轿车^①。至1980年，波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 830美元，接近现代化国家标准^②。当然，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由于苏联的直接干涉、政治压力，加之本国政府的政策失误，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崎岖不平、荆棘丛生。自50年代中期起，波兰多次爆发重大社会政治危机。特别是1980年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成立之后，波兰社会动荡不安、冲突迭起，并一度陷于岌岌可危的战时状态。1988年，由于对政府和改革失去信心，波兰工人在团结工会领导下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全国大罢工。

1989年2月至4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为寻求妥协而举行了全球瞩目的圆桌会议。该事件对波兰乃至整个苏东地区影响巨大，是为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非共产党执政之先声。8月，团结工会顾问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正式出任波兰总理，反对派组织在波兰取得执政地位。1990年12月，团结工会主席莱赫·瓦文萨当选为波兰第三共和国^③首任总统。波兰历史地成为苏东社会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催发了苏东剧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两德统一、经互会与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南斯拉夫瓦解、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捷克斯洛伐克分家，等等。

总体上看，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波兰总人口逐年攀升，其中城市人口几乎与总人口数量平行增长，农村人口则以较小幅度时增时减。1950年总人口为2 500.8万，其中城市人口为960.5万，约占38.4%；1960年总人口为2 977.6万，其中城市人口为1 420.6万，约占47.7%；1970年总人口为3 264.2万，其中城市人口为1 706.4万，约占52.3%。到1978年，波兰总人口已超过战前水平，达3 506.1万。1980年总人口为3 573.5万，其中城市人口为2 097.9万，约占58.7%。至

① 参见刘祖熙《波兰通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23页。

② 刘祖熙《夏日堂史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4页。

③ 1989年12月29日，波兰人民共和国恢复为传统的波兰共和国，史称“波兰第三共和国”。

1989 年，波兰总人口已接近 3 800 万（3 798.8 万），其中城市人口为 2 338.4 万，约占 61.6%^①。从二战结束到东欧剧变，在 40 多年内，波兰人口大约增加了 1 400 万，主要原因之一是战后有数百万波兰公民从苏联、法国、德国及其他国家被遣返。

苏东剧变以后，波兰不断加快“回归欧洲”的脚步。1999 年 3 月 12 日，波兰（与捷克、匈牙利一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004 年 5 月 1 日，波兰（同波罗的海三国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塞浦路斯等九国一起）加入欧洲联盟。2007 年 12 月 21 日，波兰（与同时加入欧盟的九国一起）成为申根国家。目前，论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实力，波兰属中东欧 16 国之首强，列欧盟 28 国之前茅。

转轨伊始，波兰政府采纳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取消中央计划，实行市场经济。但是，由于经济衰退、失业率骤增等原因，波兰很快放弃了激进式改革方案。自 1992 年起，波兰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渐进式改革，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持久活力，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一起被称为东欧转型的“优等生”^②。2004 年以后，得益于欧盟的巨额援助资金和大量国外投资，波兰经济更是稳步增长。即使在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之后的 2009 年，波兰仍以 1.7% 的经济增长率成为欧盟内一枝独秀的经济增长国^③。2011 年，在欧元区发生危机的情形下，波兰经济依然增长了 4%^④。

苏东剧变不仅表现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方面，也反映在人口状况、移民趋势等层面。作为东欧转轨的“优等生”，波兰亦遭遇了贫富分化、高失业率、人才外流、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场暴风骤雨式的巨变对波兰的人口状况虽未造成致命的打击，但已产生不小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影响就是，从整体上看波兰人口走势在剧变之年出现拐点，由社会主义阶段的攀升期步入转轨以后的准“平台期”。另外，与大多数原苏东国家相比，波兰的人口过程展现出一些鲜明特点：第一，剧变以后的人口萎缩并非“如影随形”，而是“姗姗来迟”。1989 年以后，波兰总人口仍逐年递增，但速度明显放慢，至 1996 年大约仅增加

① Główny Urząd Statystyczny. Rocznik Demograficzny 2016, Warszawa 2016. s. 76、78.

② См.: Искра Баева. Проблемы стран Восточного блока в период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начале XXI века. //Bulgarian Historical Review. N1 - 2, 2015. С. 115 - 116.

③ 马细谱 《波兰入盟 10 年的成绩与问题》，载《追梦与现实：中东欧转轨 25 年研究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80 页。

④ 朱晓中主编 《中东欧转型 20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71 页。

了30.6万人。1997年，波兰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第二，剧变以后的人口走势并非一路下滑，而是增减交替。继剧变初连续七年小幅增长后，波兰人口又连续十一年小幅收缩。2002年人口普查（波兰加入欧盟以前最后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波兰总人口为3830万。至2007年，波兰人口缩减为3811.6万^①。2008~2011年，波兰总人口连年缓慢回升，2012~2016年则持续下滑。第三，与剧变之年相比较，截至目前的人口数量总体上表现为正增长，但绝对增加量并不大。2016年波兰总人口为3843.3万^②，比1989年大约增加了44.5万。第四，二战结束后的人口峰值出现于转轨时期。2011年人口普查（波兰加入欧盟以后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波兰总人口增至3853.8万，这是二战结束后波兰的人口峰值，也是20世纪初波兰独立以来的人口峰值。波兰之所以没有像俄罗斯、保加利亚等国家那样出现人口危机^③，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相对良好的经济状况。

二

1989年剧变以后，大批波兰人移居国外，移民目标国包括世界五大洲的大约50个国家。截至2014年，在波兰登记的迁出人口总计60.3万、迁入人口总计24.3万，移民逆差为36万^④。同时，暂时居住在国外的波兰人显著增加。2015年年底，暂时居住在国外的波兰居民为239.7万人，比上年增加了7.7万人^⑤。转轨以来，波兰之所以有大量人口向境外迁徙，国内、国际因素兼而有之，这里试做如下分析：

第一，冷战结束及国内严峻的就业形势使波兰人向海外迁移的规模迅速扩大。

1946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发表的“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

① Główny Urząd Statystyczny. Rocznik Demograficzny 2016, Warszawa 2016. s. 78.

② Główny Urząd Statystyczny. Ludno. Stan i struktura oraz ruch naturalny w przekroju terytorialnym w 2016 r. Warszawa 2017, s. 30.

③ Подробнее о болгарском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кризисе посмотрите: Ван Сяоцзюй. Крупные перемены 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в Болгарии: формы проявления и анализ причин. // Bulgarian Historical Review. № 2, 2015.

④ 引自波兰中央统计局网站资料: Main directions of e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in the years 1966 – 2014 (migration for permanent residence) .

⑤ Główny Urząd Statystyczny. Ludno. Stan i struktura oraz ruch naturalny w przekroju terytorialnym w 2016 r. Warszawa 2017, s. 43.

序幕。苏联、美国分别主导的东西方阵营相互对峙，东西方国家间的人口流动受到极大限制。1961 年东德修建的柏林墙阻断了分属两德的东、西柏林及双方人员的自由往来^①，这是冷战时代东西方人口难以相互流动的真实写照。随着柏林墙的坍塌、铁幕的消失，包括波兰在内的东欧国家向海外移民的规模迅速扩大。1989 年，波兰踏上了艰难而曲折的转轨路。在私有化进程中，波兰的失业现象日益加重，贫富差距日渐悬殊。2002 年，波兰失业率高达 19.3%，当时准备加入欧盟的其他国家平均失业率为 12.5%，而欧盟国家平均失业率约为 8.5%^②。在“去工业化”过程中，由于许多企业宣布破产或被关闭，波兰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即使是全球金融危机也没有导致波兰人大量回迁。2008 年，只有 6 万波兰人归国，其中 4 万人返自英国，另有一部分波兰人从英国和爱尔兰转居挪威、丹麦、荷兰等国。至 2009 年春，只有 20 万波兰人归国。但根据波兰国际关系中心的研究，因失业而回国的大多数波兰人在国内仍无法就业^③。暂时居住在国外的波兰人大多属于“候鸟式”劳动力，主要从事季节性劳务，通常会在一年之内返回母国。前文提到，2015 年年底，暂时居住在国外的波兰居民接近 240 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就是去国外找工作或从事某项工作。波兰人在国外主要做保洁员、农工、售货员、餐厅服务员、建筑工等。

第二，加入欧盟和《申根协议》为波兰人涌入西方发达国家大开方便之门。

人员自由流动是欧盟居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由于欧盟老成员国陆续向中东欧新成员国开放劳动力市场，大批有技能、有才学的波兰人得以去西欧发达国家谋求生计或追逐梦想。加入欧盟以前，暂时居住在国外的波兰人约有 80 万。加入欧盟后，波兰向国外移民的人数猛然上升。仅 2004 年 5 月至 2006 年 10 月，波兰的移民外流就相当于每个月失掉一个小城镇的人口^④。波兰向爱尔兰的移民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地处西欧的爱尔兰是传统的天主教国家，也是欧盟乃至全球最富庶的国家之一，有“欧洲小虎”之美誉。根据波兰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波兰在入盟前移居爱尔兰者寥寥无几，入盟后移居爱尔兰者迅即增至成百上千，

① 1961~1989 年，约有 400 名东德人试图翻过柏林墙但未能成功，其中 170 多人丧生。1989 年，东德政府允许本国公民自由访问西德，柏林墙被推倒。翌年，东德政府正式决定拆除柏林墙。

② Польша в XX веке. Очерк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 Ред.: Г. Ф. Матвеев, А. Ф. Носкова (отв. ред.), Л. С. Лыкошина. М., Индрик, 2012. С. 882.

③ Боженко В. В.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фактор расширения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 М.: Экон - информ, 2011. С. 45.

④ 参见〔英〕罗伯特·拜德勒克斯、伊恩·杰弗里斯《东欧史》下册，韩炯等译，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13 年版，第 972 页。

2005 年为 450 人、2006 年为 2 307 人、2007 年为 2 089 人^①。2007 年 12 月，欧盟中东欧成员国加入了关于取消欧盟各成员国之间边境检查的《申根协议》，此后中东欧国家的公民仅凭一本护照即可赴申根区内任何一个国家学习、工作或居住，东西方人口的跨国流动更趋活跃。到 2011 年，在国外的波兰人超过 190 万，其中 80% 分布于欧盟国家^②。

第三，好迁徙的民族习性决定了波兰海外移民活动较为强劲。

东欧剧变以后，在原东欧地区的众多民族当中，波兰人向国外迁徙的数量明显居多，原因何在？笔者认为，除了波兰人口基数最大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深层次因素，即民族习性。如果将波兰与捷克的海外移民现象加以比对，便能够清晰明了地寻出一定答案。波兰人与捷克人同根同源（均源于西斯拉夫人），毗邻而居，语言相近，文化相通（同属拉丁文化圈）。波捷两国在“回归欧洲”之路上几乎步调一致，如同为维谢格拉德集团创始国，同时加入北约、欧盟及《申根协议》等，但波兰人大批流散，捷克人安土重迁，两者形成了强烈反差。波兰人好迁徙的习性同其历史命运和民族性格息息相关。17 世纪中叶以后，波兰由盛转衰，至 18 世纪末被瓜分完毕。在漫长的亡国岁月里，波兰流放者、流亡者似风雨浮萍，四处漂泊。同时，有别于捷克人的实用主义、强烈优越感等民族性格，波兰人团结一心，为自由而战，被马克思誉为“欧洲不死的勇士”。“在 1848 年和 1849 年，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的革命大军都有很多波兰人。他们无论是士兵还是将军，都表现得出类拔萃。”^③还有大约 400 名波兰流亡者参加过法国巴黎公社的战斗。可以说，波兰人具有悠久的海外移民传统、坚韧的域外适应能力和雄厚的侨民网络资源，波兰移民的足迹遍布全球五大洲。

受地理、历史、经济、宗教、外交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原苏东国家在海外移民流向上各具特点。就波兰而言，苏东剧变以后其人口迁徙范围明显地集中于西欧、北美两大移民圈。

西欧发达国家是波兰第一大海外移民圈。因地缘之便，绝大多数波兰移民散

① 引自波兰中央统计局网站资料：Main directions of e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in the years 1966 – 2014 (migration for permanent residence)。

② 参：Синицина, Ирина Сергеевна. Итоги системн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Польше (1989 – 2012).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журнал. – 2013. – № 4. С. 71.

③ 《致日内瓦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45 页。

居于西欧发达国家，该传统沿袭至今。根据波兰中央统计局的资料，2008 年年底有 182 万波兰公民临时居住在欧盟国家，其中 65 万人在英国、49 万人在德国、18 万人在荷兰、8.8 万人在意大利。目前，波兰人暂时居住的国家主要有德国、英国、爱尔兰、荷兰、意大利、挪威等国，这里仅就波兰人在位居前两位的德国和英国的相关情况作简要论述。

德国是最富裕、最具影响力的欧盟成员国，对中东欧移民有着强大的吸附力。作为波兰的西部强邻，德国在历史上曾多次侵略和瓜分波兰。二战时期，德国在波兰南部小镇建造了骇人听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残忍屠杀了 110 万犹太族（其中大部分为波兰籍）、波兰族、罗姆族（吉普赛人）等居民。20 世纪 70 年代，波德两国跨越了情感鸿沟，实现了民族和解。如今，德国是波兰的最大贸易伙伴，其投资额约占波兰外资总额的 1/5，在波兰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自 1990 年两德统一以来，德国成为备受波兰人青睐的移民目标国，在接纳波兰移民的数量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2007 年，波兰人位列土耳其人和意大利人之后，为德国第三大外来民族。2016 年，德国共迁入 4 400 名波兰移民^①，居波兰海外移民国之首位。

英国虽不属于移民国家，但凭借优厚的福利资源，这个悬浮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岛国令欧盟中东欧成员国及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原“日不落帝国”殖民地）的居民趋之若鹜。仅在 2004 年 5 月至 2006 年 10 月，刚入盟的几个中东欧成员国就有 51.1 万劳务移民涌入英国，其中波兰人达 30 万之多。2016 年，有 2 900 名波兰人迁入英国^②，其数量仅次于德国。目前，英国大约有 80 万波兰侨民。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波兰人已超过巴基斯坦人和爱尔兰人，成为仅次于印度人的第二大移民群体，其中有 86% 的移民是在波兰入盟以后来到英国的^③。源源不断的外来移民给英国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英国社会各界的不满和忧虑与日俱增。2016 年 6 月，英国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脱离欧盟，其主要诱因之一即是欧盟东扩以后难以抵挡的中东欧移民潮。此前，英国已开始收紧以往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毫无疑问，英国脱欧之举将对波兰的移民趋势产生一定影响。

北美发达国家是波兰第二大海外移民圈。自 15 世纪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① Główny Urząd Statystyczny. Ludno. Stan i struktura oraz ruch naturalny w przekroju terytorialnym w 2016 r. Warszawa 2017, s. 43.

^② Ibid.

^③ 转引自鲍宏铮《英国脱欧对欧盟中东欧成员国经济的影响》，载《欧亚经济》2016 年第 6 期。

发现新大陆以后，北美大陆迅速成为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开疆拓土的新天地，北美发达国家遂有“第二欧洲”之称。波兰移民在北美大陆主要集中于两个典型的移民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其中美国占居绝对优势。作为世界头号移民大国，美国对波兰移民的大量吸收由来已久。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一些波兰人在自己的国家遭受第一次瓜分以后，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远涉大西洋，去保卫刚刚诞生的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①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由于美国大力吸纳海外移民，失去祖国的波兰人纷至沓来，并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位于北美大陆中心地带的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成为波兰移民的传统聚居地。像其他处于大国“夹缝”里的中东欧民族一样，波兰人怀有根深蒂固的“美国情结”。曾赢得300万张美籍波兰人选票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对1918年波兰复国给予了巨大支持，波兰人对此知恩图报，对美国更加倚重。苏东剧变以后，唯有美国被波兰视为军事政治上的安全保障，因此波兰人在美国大量存在的现实毋庸置疑。1993年前后，在西方的波兰侨民逾1000万人，其中约有800万人在美国^②。目前，美国大约有1000万波兰人，其中许多人早已被同化。

除了西欧和北美之外，俄罗斯曾是波兰人最多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分布于俄罗斯境内的波兰人不计其数，其中包括17世纪末以来历次俄波战争、波兰民族起义之后的大量波兰流放者。20世纪初，波兰人位居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之后，为俄罗斯帝国第四大民族。1924年，即根据里加条约对波兰人的大规模遣返活动结束后，至少有150万波兰裔苏联公民滞留于苏联^③。后来，波兰人陆续被遣返或迁往其他国家，苏联境内的波兰人急剧减少。1959年，苏联境内约有11.84万波兰族居民。到1989年，苏联境内的波兰族居民大约减少为9.46万^④。苏东剧变以后，因“卡廷惨案”、斯摩棱斯克危机等问题，波俄关系一波三折。21世纪初，两国关系曾一度回暖，尤其是在学术研究、文化艺术等领域开展了友好而成功的交流合作，在对复杂历史问题的认识上亦取得明显突破。但是，波兰向俄罗斯的移民数量很少。根据俄罗斯人口普查资料，2002年、

① 《致日内瓦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第444页。

② 刘祖熙《夏日堂史集》，第366页。

③ Под общ. ред. А. В. Торкунова, А. Д. Ротфельда. Белые пятна – черные пятна: Сложные вопросы в российско – 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М., 2010. С. 121.

④ Отв. ред. В. Б. Жиromская, Н. А. Араловец.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 в XX век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В 3 – х т. Т. 3. Кн. 2. 1980 – 1990 гг. М.: РОССПЭН, 2011. С. 110.

2010 年俄罗斯境内波兰族人口数量分别为 7.3 万、4.7 万^①。波兰人主要分布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及西伯利亚一些联邦主体的首府城市，包括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巴坎、巴尔瑙尔、伊尔库茨克等地。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再次被拉入波兰外交“黑名单”，俄波关系坠入制裁与反制裁的漩涡。当前，波兰领导人对俄罗斯实施新东方政策，意在防范俄罗斯对波兰的威胁。俄波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严重地束缚着双方的人口流动。目前，世界上大约有 6 000 万波兰人，居住于俄罗斯境内的波兰人数量微乎其微。

波兰人在中国的历史较为久远，而大规模迁入则始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当时，俄国在中国境内借地修筑中东铁路，大量波兰裔俄国人流入中国东北地区。波兰侨民曾是哈尔滨数十个国外族群中的重要一支，被称作波兰的“哈尔滨人”，其峰值数字约为 7 000 人。客观而言，波兰侨民对哈尔滨乃至中国东北开发做出了很大贡献。日俄战争（1904 ~ 1905）结束后，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大幅退缩，加之一战结束后波兰复国，居住在中国的波兰人日渐稀少。苏东剧变后，由于各种原因，波兰人流入中国的数量并不多。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欧亚非三大洲的联系日益紧密，民间交往、人员流动更趋频繁。波兰是“一带一路”沿线上的重要国家，又是第一个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中东欧国家，目前有多条中欧班列途经波兰或以波兰为目的地。2016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访波之际，与杜达总统达成共识，将中波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崭新的大好形势为中波劳务合作和移民往来营造了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东欧剧变以后，在波兰人大量流向海外的同时，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外国公民流入波兰。近年内，波兰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英国、德国、乌克兰、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欧洲国家。2016 年，有 3 300 名英国人移居波兰，有 1 900 名德国人移居波兰^②。与剧变前的 20 多年相比，在剧变后的 20 多年内，移居波兰的外国公民大幅度增加。但从总体上看，波兰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同剧变以前一样始终表现为逆差，即迁出人口多于迁入人口。

移民逆差给波兰的经济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大量有劳动能力和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出国谋生，不仅加剧了波兰人口老龄化，而且造成波兰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大批波兰人向国外迁移亦有不可低估的积极

^① См. :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2015: Стат. сб. / Росстат. М. , 2015. С. 69 , 79.

^② Główny Urząd Statystyczny. Ludno. Stan i struktura oraz ruch naturalny w przekroju terytorialnym w 2016 r. Warszawa 2017 , s. 43.

意义。波人波侨将巨额外汇带回祖国，从而对波兰经济增长做出了卓越贡献。据统计，2014年波兰移民从德国汇入波兰的款额为27.17亿欧元，高居欧盟国家间汇款总额排名之榜首；从英国汇入波兰的款额为8.93亿欧元^①。另外，波兰人口的向外迁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波兰面临的严重失业问题。

三

从整体上看，东欧剧变后波兰的人口数量徘徊波动并略有增长，但在这一表象背后却潜伏着人口危机。据波兰中央统计局预计，2050年波兰人口为3485.6万，比2014年减少315万，降幅约为8.3%。除了出生率降低之外，波兰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将发生不利变化，育龄妇女数量减少，65岁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1.5%，比2014年增加510万^②。而根据2015年联合国的评估数字，2015年7月世界人口超过73亿，其中约10%的人口分布于欧洲、59.8%的人口分布于亚洲。预计到2030年和2050年，除了欧洲之外，亚洲、大洋洲、非洲、美洲等其他四大洲均将呈现人口增长。波兰是欧洲范围内人口状况最不乐观的国家，到21世纪中叶（2050年）其人口可能减少为3300万，到21世纪末（2100年）可能减少为2200万，不及许多国际大都市^③。

不同国家和民族对人口增减的承受能力、心理感受各有差异。人口波动对于人口大国而言或可轻描淡写，但对于波兰来说则不容小觑。基于多舛的国家命运、沉痛的民族记忆，波兰人对本国、本民族的人口现状和未来图景不可能无动于衷。19世纪法国哲学家、“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认为，人口决定命运。的确，对波兰而言，人口无小事，此乃国家安全领域中不可或缺的要害。实际上，东欧剧变后波兰的人口状况，特别是持续多年的人口下滑已引起波兰政府的高度关注。

在某种意义上说，人口领域的主张成为2015年10月波兰议会选举中的一张牌。2007年上台的公民纲领党虽然创造了连续组阁、八年执政的历史，但没能兑现竞选时的承诺，推行违背民意的延迟退休计划和二胎政策，最终在2015年议会大选中失利。民众的不满情绪为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法律与公正党带来了良

① 转引自鲍宏铮《英国脱欧对欧盟中东欧成员国经济的影响》。

② 中国商务部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601/20160101233496.shtml>

③ Котыньский Ю.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и турбулентности в мире как вызов развитию польской и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 Мир перемен. 2016. № 1. С. 27.

机。该党派在大选中提出了增加多子女家庭补贴、降低退休年龄等主张，最终赢得议会半数以上席位，获得单独组阁的权力。可以说，向家庭倾斜的执政理念、对人口领域的重磅关注成为法律与公正党参选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足以反映出波兰人口现状的严峻性。

波兰新一届政府于 2016 年 2 月出台《负责任发展计划》，其主要目标是从就业、薪酬、住房和家庭等方面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实现该计划的五大支柱包括再工业化、投资、国际合作及社会与地方发展等。《负责任发展计划》指出：“波兰是欧盟婴儿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政府将采取政策提高出生率、增加就业人口。今年启动家庭 500 + 计划，之后将推出儿童照顾、孕妇照顾、入学政策、鼓励海外波侨回国、医疗和养老金体系等政策。”^① 据悉，《负责任发展计划》已取得一些令人满意的效果。

2016 年 4 月 1 日，波兰政府正式启动“家庭 500 +”补助计划。该计划是一项以家庭为单位的补助政策，其目的在于提高人口出生率、改善家庭生活。按照该计划，波兰政府给予每个家庭的第二孩及更多孩子每月 500 兹罗提补助（约合 850 元人民币），直至其年满 18 周岁为止。该补贴的适用范围还包括：人均月收入低于 800 兹罗提的一孩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 1 200 兹罗提但孩子患有残疾的一孩家庭，与家人共同居住在波兰且有工作的非欧盟国籍外国人，未与家人居住在一起但在波兰工作的欧盟国籍外国人。波兰大多数工人、农民家庭支持“家庭 500 +”计划，因为每年 6 000 兹罗提补助金对于寻常百姓家可谓一笔可观收入，有助于改善家庭生活条件。根据波兰家庭、劳动和社会政策部的数据，2016 年财政支出 170 亿兹罗提，使 278 万家庭的 380 万儿童受益，占波兰所有 18 岁以下人口的 55%^②。

“家庭 500 +”计划从酝酿之日起，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迄今为止，波兰社会对该计划仍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持不同意见者认为，波兰政府不应该将如此巨额的财政资金用在该计划上，而应该投在其他更有意义的地方；该计划对提高出生率无济于事，而且计划本身存在很多漏洞，容易助长弄虚作假之风，等等。波兰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家庭 500 +”计划难以长期持续，国家财政部也将苦不堪言。的确，“家庭 500 +”计划出台后不久便遭遇困境，其庞大的财政预

^① 中国驻波兰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http://pl.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603/20160301282682.shtml>

^② 中国驻波兰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702/20170202520092.shtml>

算令波兰绝大多数省份不堪重负。那么，该计划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人口出生率、改善人口结构、刺激经济发展，这一系列问题尚待实践的检验。

另外，与人口状况相联系，女性堕胎问题在波兰社会颇受关注、争议不断。社会主义时期，妇女堕胎在波兰属于合法行为。剧变以后，波兰于1993年1月7日通过了《禁止堕胎法》，对女性堕胎行为采取限制政策。该法案基本上被多数居民所接受，至今已沿用了20余年。但在2016年，堕胎问题再度成为波兰全社会关注的焦点。9月23日，波兰议会以240票赞成、17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反堕胎法》。同时，波兰天主教会还支持通过《全面禁止堕胎法》。根据该法案，孕妇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堕胎；如果孕妇去医院要求终止妊娠，医生和孕妇均将被处以五年监禁。这个严苛的法律草案在当今世界实属罕见，因此在波兰很快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几乎造成剧变以来波兰最大的一次抗议活动。10月3日，在波兰多个城市举行了“黑色星期一”罢工运动，游行示威者身穿黑衣，哀悼即将被剥夺的自主生育权。美国纽约、圣地亚哥及英国伦敦等地的女性也纷纷走上街头，声援波兰妇女大罢工。最终，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波兰议会不得不暂时让步，于10月6日通过投票否决了《全面禁止堕胎法》。

众所周知，波兰有90%以上的居民信奉罗马天主教。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罗马天主教会波兰的社会意识和私生活仍颇具影响力。东欧剧变以后，天主教会波兰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愈益凸显。波兰天主教会认为，任何人为操控生命的行为（包括堕胎在内）均有悖于基督教的伦理原则，因此坚决主张在波兰全面禁止堕胎。而法律与公正党崇尚保守主义，提倡回归波兰的传统家庭文化，在反对堕胎问题上与波兰天主教会不谋而合。毋庸置疑，法律与公正党的这种态度主要是为了恪守罗马天主教的伦理观，但实际上也含有增加人口生育率的考虑。

以法律与公正党为首的新政府自2015年年底执政以来，波兰的对内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二是通过增加税收、利用欧盟资金援助等途径，不断扩大社会福利；三是在文化、教育等领域强调爱国主义，加强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管控。波兰政府能否在人口领域施展大作为，尚待进一步观察。但无论如何，鼓励生育、吸引移民，从而刺激人口增长，这一发展目标应该是波兰政府的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国策。

（责任编辑 陆齐华）

the price of bulk commodities is sluggish and a financing gap appears in Russia. How sovereign wealth funds can live and give back to the society with limited investment is an urgent problem in the next phase

Evaluation on the Level of Europeanization in Romani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Normative and Cognitive Elements

Ju Hao and Miao Tingting

Europeanization is a prevalent concept which generates a lot of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But in empirical studies, few scholars take it as a concept that can be operationalized and thus propose the criteria of assessment on the level of European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this paper divides the intension of Europeanization into two dimensions: the normative element and cognitive element and thus analyze the level of Europeanization of Romania. The conclusion is as follows: the Europeanization of Romania is still at a low level. The core norm and value of EU has entered the domestic politics and society but not yet become a social and commonly shared rule. The public identity with EU and Europeanization is not stable as it is based on a low level of information and highly depends upon the interest output of EU.

The Union and Division of the Southern Slavs und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Yugoslavia: Writte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irst Yugoslavia

Xu Gang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 in 1918, the South Slavs established the first United Nations.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he southern Slavs collectively got rid of the rule and oppression of foreigners, stepped into the new development track as a common country, and occupied a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owever, the first Yugoslavia was rushed to be established, lacking meticulous preparation and desig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reat Serbia - ism, it soon went into dictatorship. The complex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people were not effectively integrated. On the contrary, they became increasingly tense and eventually part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irst Yugoslavia, we observed that the discrete years of the southern Slavic people are much longer. The integration and separation of the three Yugoslav regimes are by no means accidental. The intertwined ethnic relations have always been the "Sword of Damocles" hanging on the common country.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the countries of the former Yugoslavia chose to "return to Europe" and achieve another way of connection. But its real effect is largely determined by each nation's historical memory about their mutual relations and how they handle the memory.

The Demographic Situation and Immigration Trend in Poland after the Drastic Chang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Wang Xiaojun

The drastic chang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mographic situation in Poland. On the whole, the Polish population has entered the period of quasi - platform after the 40 - year increase in the communist era. At the same time,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y, history, economy, religion, diplomacy, etc., the migration scope of the Polish is clearly concentrated in the two major immigration circles,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 Poland labor cooperation and immigration will create increasing space for development. Since the fall of communism, the population of Poland has fluctuated and increased slightly, behind which a population crisis is lurking. Encouraging fertility and attracting immigrants to stimulate population growth should be a long - term and important national policy of the Polish government.